出曜經卷第十七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厭

惟念品第十六

出息入息念　具滿諦思惟　從初竟通利
猶如佛所說

出息入息念者安者謂息入般者謂
息出彼修行人當善觀察二甘露門
一者安般二者不淨觀或有行人但
修安般或修不淨觀彼修安般者思
惟分別出息入息息長亦知息短亦
知息煖亦知息冷亦知意者錯亂復
從一始從頭至足分別了知設復錯
者復從一始如是經歷返覆數過自
知意至吾今提息皆得自在欲使氣
息從左耳出如意不難從左耳入亦
復如是從右耳出入或從鼻出入皆
能隨意最後迴息從頂上出隨意者
成數息法設不成者腦蓋發壞即取
命終如是學人經十二年或有成有
不成者復次行人分別思惟不淨觀
往至城外丘曠塚間觀死人尸骸諦
熟分別此尸我形有何差別復還至

精舍或坐林或塚坐或復塚坐內
自思惟經權撿閑元尸是[illegible]我身與
彼等无差別如是經歷過十二年有
得定者不得定者是故說出息入息
念也具滿諦思惟者夫入定意善容
分別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
是故說具滿諦思惟也從初竟通利
者晝夜孜孜初不懈息專精則從一
始是通利不受六情著外塵是故
說從初竟通利也猶如佛所說者如
來所以遺十二部經訓誨要義皆為
後生未聞聞者衆智自在除去憍豎
是故說猶如佛所說也
是則照世間　如雲解日現　起止學思惟
坐臥不廢忘
是則照世間者猶如秋時明月无有
雲翳在衆星中光明獨照此亦如是
得出般定者在衆修行人中威神獨
顯顏貌光曜无與等者是故說是則
照世間如雲解日現也起止學思惟
者以得出般定意身意無然不動不
為外邪所沮心亦如是不隨外塵興
于邪念是故說起止學思惟坐臥不

廢忘者彼修行人已得三昧定意亦
常思惟若坐若卧終日學習初不懈
捨是故說坐卧不廢忘也

比丘立是念　前利後則好　始得終必勝
善不覩生死

比丘立是念者所謂比丘永息万想
意不馳騁執志牢固端攝諸情意常
在定不求餘念是故說比丘立是念也
前利後則好者先得安般數息禪定
後能越次取證超過三界身中諸結
永盡无餘淨如真金永无微翳是故
說前利後則好也始得終必勝者已
具知斷化緣已遍已身度有更不受
當來形是故說始得終必勝善不覩
生死也

若見身所住　六更以為最　息心常一意
便自致泥洹

若見身所住者比丘比丘尼及新學
者男弥女尼優婆塞優婆夷刹利婆
羅門長者居士種執志堅固趣道不
難是故說若見身所住也六更以為
最者閑塞諸根眼耳鼻口身意諸根
澄淨不亂守護六情不受諸見是故

說六更以為家也息心常一法者彼
修行人數出入息觀諸毛孔一一分別
終无錯謬猶如明眼之士於明鏡中
自覩面像是故說息心常一意也便
自致泥洹者斷諸使流永離世俗便
逮泥洹不動不變無復往還染著諸
界是故說便自致泥洹

以有是諸念　自身常建行　若其不如是
終不得意行

以有是諸念自身常建行者如彼執
行之人晝夜精勤意不迷誤進前求
道如遭刧燒救護頭燃初中竟夜亦
不廢忘是故說以有是諸念自身常
建行也若其不如是終不得意行者
生死長遠亦无端緒解知泥洹已離
三界過去未來現在是故說若其不
如是終不得意行也

是隨本行者　如是度愛勞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是隨本行者初入道者或時先教安
般守意或時先教不淨觀須觀彼行
者心之好樂是故說是隨本行者也
如是度愛勞者愛為病根難掘難拔

何以故愛難搖愛難拔猶此愛本涉
歷生死遍滿三界增益四生迴趣五
道誰能覺者唯黠慧之士乃能覺了
三界五道愛苦之惱是故說如是度
愛勞也

若能寤意念　解脫一心樂　應時等行法
是度老死地

若能寤意念者彼修行者係意在明
不敢睡寤成諸道果要由覺寤不從
睡寐而得道也雖復覺寤係意不專
不成道果意既覺寤加心專正便越
三有至无餘界是故說若能寤意念
也解脫一心樂者彼修行人已得定
意衆德具足不得定人不能具諸德
行昔有婬逸之人意專女色不能去
離覺寤思女姿顏欲與言語交通眠
寐夢想容貌携手共遊時婦遇疾骨
消肉盡形骸獨立尒時彼家恒有知
識道人往返其婦白道人曰我今所
患日夜困羸將其意故欲陳我情為
可尒不時道人曰但說无苦設有隱
蔽之事我當覆藏不使彰露婦人白
言我夫稟性婬欲偏多晝夜侵嬈不

㕘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濟時彼道
人告婦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身者便以
此語其夫曰須陁洹法礼應尒耶後
果如所言夫主來近婦尋語曰夫為
須陁洹道為應尒耶夫聞婦言甚懷
慚愧內自思惟我將不審是須陁洹
乎即便息意在閑靜處思惟挍計成
斯陁含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
不復與妄人從事婦人問夫汝今何
故永息欲心不與吾從事夫告婦曰
吾審見汝已何由復共往反婦語其
夫汝言審見我我有何咎我恒貞良
不犯妄礼何以見罵乃至於斯婦人
即集五親宗族告語之曰今我夫主
意見疏薄永息親情不復交通復見
罵詈稱言見我今於衆前便可說之
夫言且止須我引證乃得自明夫主
還歸彩畫好瓶成滿糞穢牢蓋其
口香華芬熏還至彼衆告其婦曰審
愛我不若愛我者可抱弄此瓶如愛
我身婦隨其語抱瓶翫弄意不捨離
夫主見婦已愛著此瓶即打瓶破見
穢流溢蛆虫現出復語婦曰汝今故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七張　[illegible]

能抱此破瓶不耶婦荅曰我寧取死
終不能近此破瓶寧入火坑投深
水高山自投從下頭足異處終不能
近此瓶夫告其婦前言見汝正見此
事耳我觀汝身劇於此瓶從頭至足
分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貪介時
復重說偈曰
勇者入定觀　身患所畏壓　見已生穢惡
如彼彩畫瓶
是故說解脫一心樂也應時等行法
者夫修行人憑善知識或諸天衛護
外邪不入求道甚易无所畏難猶如
遠行之人迷失大道又從小徑惺寤
之士告其人曰此非正道時可變悔
從彼正路時迷路者從其言教還復大
路要隱得歸彼修行人亦復如是遇
善知識獲致正道是故說應時等行
法也是度老死地者猶人涉路多諸
恐畏或遇虎狼盜賊或遭姦邪惡鬼
或值道路嶮難側身傍過如此衆難
數百千變復值水漿之短其人自念
縱道路有一難猶當區過況復多嶮
即自建意晝夜不息得越彼難至隱

得歸不失財寶後修行人觀察三界
皆悉熾燃欲得速離求无為道是故
說是度老死地也
比丘當善念　當今應是念　都捨生死業
為能作善橋
比丘善意念者昔有商客經過曠野
道路疲極竟夜眠睡群賊相率欲来
刼奪時彼虛空神天於虛空中以偈
告商人曰
覺者誰為眠　眠者誰為覺　誰知誰分別
見報如其義
尒時商客中有優婆塞是佛五戒弟
子即報之曰
我覺我為眠　我眠我為覺　我知我分別
欲知如是義
天復問曰
云何覺為眠　云何眠為覺　云何知分別
吾欲聞此義
時優婆塞即報天曰
覺聖八道者　三佛之所演　於彼覺惡法
我為在眠群　不覺八道者　三佛之所說
於彼眠惡法　我為在覺群
是謂神天我覺我為眠我眠我為覺

我知我分別欲知是此義天復說曰
善哉覺為眼　善哉眼為覺　善哉知分別
善哉聞此義
時優婆塞聞此義已即報天曰遭蒙
天恩安隱得歸天遂盜賊不知商人
止頓處所令諸賈客得度險路是
故說比丘寤意念也當令應是念者
彼修行人執意精勤意之所願无事
不果清淨无瑕穢不行放逸身者精進
永心懷慧明愚癡闇冥无由得現是
故說當令應是念也都俗生死棄者
彼修行人復以方便斷諸結使緣者
諸縛棄重剝重剝打重打去離生
老病死是故說都俗生死棄也為能
作苦際者於現法中越凡夫法不處
中般涅槃生涅槃行无行般涅槃不
止流究竟般涅槃如斯學人於現法
中般涅槃捨此五涅槃何以故佛契
經雜阿含所說我今比丘不說少許
生分下及彈指之頃況復多乎何以
故受生分苦由是流轉不免於苦比
丘當觀猶如糞除少許常臭況復多
耶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受生分永

出曜經卷第十七　第十張

離三有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拔生
根本无令滋蔓諸修行人聞佛所說
承受教誡於現法中拔其生本不復
受是故說為能作苦際

常當聽微妙　自覺寤其意　能覺之為賢
終始无所畏

常當聽微妙者與人說法甚為難遇
具足諸根亦復難得遭賢遇聖億世
乃值世尊說曰吾昔積行億百千劫
時乃聞法雖得聞法分別義味復不
可遭告諸來會專精一意聽微妙法
是故說常當聽微妙也自覺寤其意
者世尊在世與无央數百千之眾前
後圍遶而為說法時有一人於彼大
眾眠寐睡徹於上比丘一人告彼睡
比丘曰何不覺寤聽如來說法方更
睡寐驚動大眾汝何不觀如來妙法
美於甘露除人万患其人聞已嘿然
不對是故說自覺寤其意也能覺
之為賢者覺與睡眠猶天之與地億
千万倍不可以譬喻為比或有行人
陰蓋所蔽瞼瞢著睛諸天扶佐數來
覺寤伺命狂為踦三善根苗无常熾

出曜經卷第十 [illegible]
火燒生類根栽人中尊者今日出現
普照三界無不蒙光結使賊[illegible][illegible]稱
善時如此衆變不可稱記皆由睡眠
不覺寤故是故說能覺之為明也於
始无所畏者夫人覺寤万邪不能干
不但行道之人覺寤為賢世凡夫人
亦由覺寤成辦衆事或時俗人於眠
睡中忘失財貨怨家責主盜賊水火
所見侵欺或時行人睡憒睡眠應聞
法時反更不聞應成道果反更不獲
應當誦習根義覺道於睡眠中皆悉
亡失是故說終始无所畏也
以覺意得應　日夜慕學行　當解甘露要
令諸漏得盡
以覺意得應者彼修行人按計思惟
晝夜歎譽覺寤之德惕惕之人徘徊
歎說睡眠之要是故說以覺寤其意
得應也日夜慕學行者彼修行人精
勤自從晝夜不息前後中間不失次
第是故說日夜慕學行也當解甘露
要者賢聖八品道謂之甘露滅盡泥
洹亦名甘露彼修行人習學賢聖八
道進趣泥洹離八不閑會與甘露

靜淡泊无為无作是故說當學甘露要也令諸漏得盡者漏義云何以何故名為漏義答曰住義為漏義漬為漏義渧為漏義增上為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住為漏義者欲界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色无色界衆生以何制住答曰漏也是故說住為漏義云何漬為漏義答曰猶如以水漬穀萌芽得生此衆生類亦復如是以三有水漬宿行本結使萌芽得生是謂漬為漏義也渧為漏義者猶如涌泉屋漏深渠滯潤毋人慇重自然流溢是名渧為漏義也增上為漏義者猶如人間共相尊貴尊卑貴賤各有所在上有明主下民不得東西縱逸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所制持不能得離三界四生五趣是謂增上為漏義非人所持為漏義者猶如人為非人所持狂有所說可避而不避應離而不離可持而不持不可捉而捉此衆生類亦復如是為結使非人所持狂有所說是故說非人所持為漏義能斷此諸漏者於人天獨尊意之

[illegible] 曾

所念必成不難而獲斷智拔苦根本
至究竟處不受當來有得无生忍是
故說能斷此諸漏也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佛
夫人得善利者世間利者象馬車乘
國財妻息金銀珎寶車𤦲馬瑙水精
琉璃珊瑚琥珀雖言是善利非真正
利欺惑世人由是致忿亡國破家
无不由之不免地獄餓鬼畜生能拔
命自歸於如來所便能得免地獄畜
生之難自歸佛者斷有至無欲越次
取證隨三乘行各得其願若生天上
人中受自然福若初發意志崇佛道
者復得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覺意八賢聖道是謂三十七
品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也問曰何以
故但說人得果證不說天龍阿須倫
閱叉鬼神耶答曰人道於諸趣最尊
最妙專心一意便能斷漏盡結越次
取證人道堪受賢聖道教故說人也
乃來自歸佛者云何名為自歸何以
故說自歸答曰救護為歸義復次无

畏為歸義脫難為歸義是故說乃來
自歸佛也是故當晝夜一心當念佛
者人心所念流馳万端彈指之須造
行無量晝夜所思无有停息於中自
拔迴意向善一心念佛承无衆想是
故當晝夜一心念佛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法　是故當晝夜
一心當念法

所謂法者滅盡泥洹有恐懼者令至
无為無恐懼者取道有何難乎有為
法者為生老病死所見逼迫滅盡泥
洹无生老病死者是故說夫人得善
利乃來自歸法也晝夜一心念法者
夫言法者現在獲祐除諸熱惱智
者所習非愚所行是故說晝夜一心
念法者也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衆　是故當晝夜
一心念於衆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衆者問曰无
畏為歸義於大衆中有恐怖者何以
故說自歸於衆答曰或有大衆已離
五難无復恐懼云何五難一為生難
二為老難三為病難四為死難五為

示樂衆難離此五難乃可自歸云何
名為衆諸有異衆外道裸形從一至
十乃至无數如來聖衆在諸衆中為
尊最上是故說夫人得善利乃來自
歸衆是故當晝夜一心念衆也

能知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歸命佛

能知自覺者初自歸法其義不定今
此念佛乃名為定向佛牢固不可移
轉是故說能知自覺者是瞿曇弟子
者如來出瞿曇姓觀察將來未然事
故說此義於將來世當有衆生姓婆
嗟无父母忽然而生豪尊自貴在世
自謗如來欲止彼謗故說瞿曇弟子
也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佛一心念
佛者邪惡鬼衆不敢侵近是故說晝
夜當念是佛一心念於佛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法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比丘當自觀察
於諸法要除去乱想是故說善覺自
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
念於法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於衆
善覺自覺者佛告諸大衆汝等皆見一切大衆以智而見非為无智以觀而觀非為无觀亦知我衆清淨不清淨是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當念是一心念於衆也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念天安般死
晝夜當念是

彼修行人持戒完具清淨无穢猶如金剛不可沮壞猶如須弥不可移動是故說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念天安般死晝夜當念是所謂念施者施有二種財施結使施結使施者名曰究竟施不變悔財物施者非至竟施施已還悔是故說念施也所謂念天者賢聖弟子晝夜念天於此持戒得生彼處習行功德不斷信根具衆德本成就禁戒是故說晝夜當念天也當念身者常觀此身成諸不淨瑕穢充滿是故說當念身也至死亡念亦復如是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一心念不害
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者一切衆生
皆念其命愛戀妻息貪著家業身口
意所修不害人者乃稱明智之士是
故說晝夜當念是一心念不害也晝
夜當念是不起瞋恚者夫人瞋恚多
起乱想心如鈎戟難制難持生恚者
不獲其果是故說晝夜當念是不起
瞋恚也晝夜當念是願欲出家不樂
在家貪著五欲彼修行人雖在家內
觀欲如火意常猒患晝夜思惟夢想
出家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常念欲出
家也晝夜當念是坐禪一意定初學
三禪定為首禪以攝意不與結使
衆想寂定念不流馳是故說晝夜當
念是坐禪一意也晝夜當念是念持
不受塵常樂寂靜不處人間麁衣惡
食不著文飾趣自支形自是修道是
故說晝夜當念是念持不受塵也晝
夜當念是空不願无想恒觀五陰身
虛而不真不可恃怙為變易法不得
久停計我无我況有身耶是故說晝
夜當念是空不願无想晝夜當念是

去離願求意彼修行人志求道德不
自為己亦不願男相女形亦不顧色
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晝夜當念是
去離願求意也晝夜當念是習學无
想心學人得无想定具足賢聖法律
問曰學人在諸地不見有我无我向
以故不說具足賢聖法律獨說无想
此室者不聞凡夫雜糅之行是故說
定耶荅曰无想定者賢聖之奧室入
晝夜當念是習學无想心也晝夜當
念是入室而思惟彼修行人初入行
時學二思惟一者斷結二者於現法
而自娛樂是故說晝夜當念是入定
而思惟也

善覺自覺者　是瞿曇弟子　晝夜當念是
意樂泥洹樂

所謂泥洹者終始无憂亦復不見起
當有盡亦離衆患亦无熱惱无求无
想无復五陰名色不我有我不見名
色耶要言之處无想像智者教習是
故說善覺自覺者是瞿曇弟子晝夜
當念是意樂泥洹樂也

出曜經雜品第十七

當念自覺寤　慎莫損其行　行要修亦安

不行行受報

當念自覺寤者夫人有施為先當內
思惟挍計熟思
善思而思行　慎勿失其所　處不失所者
失所懊痛憂
是故說當念自覺寤也慎莫損其行
者夫人有所施為事情已章復還懈
惕不究其理不禪思惟或時諷誦亦不
通利臨欲試時捨衆迯亡是謂於學
有損習禪之人念不在定流馳万端
如彼猨猴捨一趣一於賢聖法律乃
有大累是故先達之人教彼後生率
成其道不使漏失是故說慎莫失其
所也處不失所者或有誦人日誦十
千解義百千晝夜諷誦不失上下文
句一一分明理不違義入禪之寂天
雷地震万響俱作不能動其神是
故說處不失所者也失所懊痛憂者
行不專己俱興嫉意自墜於淵皆由
行不正故是故說失所懊痛憂也
人當求方便　自致獲財寶　彼自觀其義
意願即果之

人當求方便者世人多慕周旋四方孜孜汲汲求救形命皆貪財貨諸比丘等復求方便誦契經律阿毗曇及諸雜藏坐禪比丘禪定入微小七大七不失其次耳鍾法財已得功德增益其行是故說人當求方便自致財寶也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者世人思惟誰有富貴積財千万者隨所意念費耗財寶學道之人捐捨妻息去離榮寵自知功德具滿分別義理閑則能荅彼坐禪人復自觀見禪定寂靜得六神通飛騰虛空作十八變勇猛自由不信道者觀已則信已信道者遂進不退是故說彼自觀其義意願即果之也

坐起求方便　自求於定明　如工練真金
除去塵垢冥　不為闇所蔽　求離老死患

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者所謂坐起者諸疑結使是人懷懈慢不究其業彼懈慢人雖言起立與坐无異精勤之人雖言坐卧與立无異是故說坐起求方便自求於定明也常當專意求於定明光无盡无處不照是故說求

於定明也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寘

者彼大衆中工師巧匠集在彼衆猶
如塵垢物為塵所蔽未被刈除遂增
汙識令此人心亦復如是為婬怒癡垢
所染亦无精光不得照曜是故說曰
如工鍊真金除去塵垢寘也不為闇
所蔽永離老死患者彼修行人刈治
塵垢无諸結使終不為生所屈不為
老所困不為无常所呂是故說不為
闇所蔽永離老死患
不著及著　著及不著　不畏現畏
畏現不畏　生為邪見　死入地獄
不著及著者或有行人年歲長大不
肯從小比丘承受教誡小比丘所說
隨順法教長老著恥內自思惟為少
年比丘所授極懷慚愧識顏无處於
彼不應起著而著是故說不著及著
也著及不著者彼修行人不誦習契
經律阿毗曇及諸雜藏虛受信施衣
被飯食病瘦醫藥牀褥卧具是故說
著及不著也不畏現畏者識盡泥洹
狹燃无為及更畏之不親其行彼泥
洹中无生无老无病无死亦復无天

趣人趣地獄餓鬼畜生趣反更畏之
如所說彼凡夫人未曾聞此本无今
无已无當无亦无恐懼妄想亦復无
衆害諸變捨一切難而更畏之是故說
曰不畏而現畏也畏現不畏者五道
生死婬怒癡熾然爲火所燒漸增生
老病死愁憂苦惱不可稱說亦不畏
彼更著三有是故說畏現不畏也生
爲邪見所謂邪見者可著不著不著
反著可畏不畏不畏反畏此盡名爲
邪見造邪見業是謂生爲邪見死入
惡道作罪多者入惡道作罪中者入
畜生作罪少者入餓鬼是故說曰邪見
墮惡道

人前爲過　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彼時
去國界不遠有梵志子名曰无害常
追逐師友讀梵志經典所事師者耆
舊長老年過八十所納妻婦年幼少
壯顏貌端正女之礼節威儀備擧无
害梵志子亦復端正丈夫之顏世无
雙比時彼女人婬欲熾盛即捉梵志

子无言乎吾敬卿德欲與情交宜可
舍不无言聞之以手掩耳我寧喪命
終不敢聽女答之曰夫人飢渴給以
食飲豈不篤意耶我今婬火熾盛須
卿婬水滅之豈不適我情耶設當由
汝喪我命根者於此經典何用學為
无言答曰我從毋意犯梵志法死入
地獄豈不枉乎時彼无言自拙走出
門外時梵志婦遂頭乱髮以土自坌
裂壞衣裳坐地號哭長老梵志行還
見之問其婦曰誰取汝打撲乃余婦
答梵志是汝親信弟子梵志聞已內
自思惟吾今不宜彰露此事彼人備
聞言我不疑當以權宜微以誘進乃
獲其身斷其命根即呼梵志子而告
之曰汝前後已來所學呪術皆悉備
具无有缺漏然當選擇良日祭祠諸
神呪乃得行左手援楯右手援劒詣
彼要道嶮路值人斬之數滿千人而
取一指如是成鬘呪乃得行是時鴦
魔復遣鳩槃荼鬼衛護其人使得
行惡斷絕人路无復行人漸漸乃至
閻梨遶居國中人民丘曠無國被災

又少一揩不充其數无害親所生母
每生此念吾子久在曠野飢寒勤苦
必然不疑時母送餉躬詣彼園无害
遥見便生此念吾受師訓當辦指鬘
今少一指不充其數今值我母自来
送餉若我先食呪術不成若我先殺
母者當犯五逆罪梵志子應從佛得
度如来三達見彼无害興五逆意殺
母不疑若審尒者億佛不救吾今宜
往拔濟其苦使母子俱全豈不善乎
即化作比丘手執應器視地而行循
彼徑路直趣彼園路側行人諸牧牛
者語曰沙門止止莫從此路前有暴
賊名曰指鬘前後已来傷害人民不
可稱計我等所忌不從此路沙門單
弱儻為賊所害者不亦劇耶化人曰无
苦賊不害我吾有禁呪足能制彼使
不害我轉復前進遂欲至園指鬘遥
見有比丘来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吾
願果矣必成指鬘又不害母呪術成
辦擢停我母及此餉食殺彼比丘然
後能食執刀擎揗徃逆比丘无害素是
壯士走及奔馬馳趣向佛佛以神力

令彼无害在地頓縮佛地寛舒如是
疲極不能及佛指鬘舉聲喚沙門曰
止止沙門吾欲問義比丘荅曰吾自
久住卿自不住尒時指鬘以偈向比
丘說曰

沙門行反言住 我住反言不住
沙門當說此義 云何汝住我不住

尒時佛復以偈荅曰

指鬘我已住 无害一切人 汝爲兇暴人
何不改罪過

廣說如契經偈尒時指鬘賊即以劒
揗頭上指鬘投於深澗叉手合掌向
如來懺悔復以偈讃曰

出曜經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